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## 第一回 校士館家奴談歷史 高升店太守謁洋人

卻說湖南永順府地方，毗連四川，苗漢雜處，民俗渾噩，猶存上古樸陋之風。雖說軍興以來，勳臣閥閱，焜耀一時，卻都散佈在長沙、岳州幾府之間，永順僻處邊陲，卻未沾染得到。所以，他那裡的民風，一直還是樸陋相安。只因這個地方山多於水，四面罔巒起伏，佳氣蔥鬱，所有百姓都分佈在各處山凹之中，倚樹為村，臨流結舍，耕田鑿井，不識不知，正合了大學上「樂其樂而利其利」的一句話。所以，到這裡做官的人，倒也鎮日清閒，逍遙自在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時候做知府的，姓柳名繼賢，本籍江西人氏，原是兩榜進士出身，欽點主事，吏部觀政。熬了二十多年，由主事而升員外，由員外而升郎中。這年京察屆期，本部堂官見他精明練達，勇敢有為，心地慈祥，趨公勤慎，就把他保了進去。

引見之後，奉旨記名。不上半年，偏偏出了這個缺，題本上去，又蒙聖上洪恩，著他補授。謝恩之後，隨向各處辭行。有一個老友，姓姚名士廣，別號遁齋，本貫徽州，年紀七十多歲，本在保定書院掌教。這番因事進京，恰好遇著柳知府放了外任，從此南北睽違，不能常見，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幾日，一同出京。到了臨動身的頭一天，姚老先生在寓處備了一席酒替他餞行。約摸吃到一半，姚老先生便滿滿的斟了一杯，送到柳知府面前，說道：「老弟此番一麾出守，上承簡命，下治萬民。不要把這知府看得輕，在漢朝已是二千石的職分。地方雖一千餘里，化民成俗，大可有為。愚兄所指望於老弟者，只此數言。」

吾輩既非勢利之交，故一切升官發財的話頭，概行蠲免。老弟如以為是，即請滿飲此杯。」原來這位姚老先生，學問極有根底，古文工夫尤深，目下年紀雖已古稀，卻是最能順時達變，所有書院裡的學生，無有一個不佩服他的。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，於這姚老先生卻一向十分傾倒。且說當日聽了他這一番言語，便接杯在手道：「小弟此行，正要叨教吾兄，今蒙慨贈良言，尤非尋常感激。但是目下放了外任，不比在京，到任之後何事當興，何事當革，還求吾兄指教一番，以當指南之助。」

說吧，便乾了那杯酒，將酒杯送還姚老先生，自己歸坐，仍舊對酌。姚老先生道：「要興一利，必須先革一弊，改革之事，甚不易談。就以貴省湖南而論，民風保守，已到極點，不能革舊，焉望生新？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，有一句話，道是：『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』我說這話，並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頭，原因我們中國，都是守著那幾千年的風俗，除了幾處通商口岸，稍能因時制宜，其餘十八行省，那一處不是執迷不化，扞格不通呢？總之，我們有所興造，有所革除，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，叫他們潛移默化，斷不可操切從事，以致打草驚蛇，反為不美。老弟，你記好我一句話，以愚兄所見，我們中國大局，將來有得反覆哩！」柳知府聽了此言，甚為驚訝，除了贊歎感激之外，更無別話可說。當夜席散之後，自行回寓。次日分手，各奔前途。

姚老先生自回保定，接下不表。且說柳知府帶了家眷，星夜趨行，其時輪船已通，便由天津、上海、漢口一路行來。他自從通籍到今，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，不料外邊風景，卻改變了不少，因此一路上反見識了許多什面。到了湖南，上司因為他久歷京曹，立刻掛牌，飭赴新任。到任之後，他果然聽了姚老先生之言，諸事率由舊章，不敢驟行更動。過了半載，倒也上下相安，除睡覺吃飯之外，其餘一無事事。只因他這人生性好動，自想我這官，一府之內，以我為表率，總要有些作為，方得趁此表見。想來想去，卻想不出從那裡下手。齊巧這年春天，正逢歲試，行文下去，各學教官傳齊童生，攜帶門斗，知會文武童生，齊向府中進發。這永順府一共管轄四縣，首縣便是永順縣，此外還有龍山、保靖、桑植三縣。通扯起來，習武的多，習文的少，四縣合算，習文的不上一千人，武童卻在三千以外。當下各屬教官稟見了知府，掛牌出去，定於三月初一考闈屬文童經古，初三考試正場。原來這柳知府雖是時文出身，因他做廩生時考過優拔，於經史詩賦切學問，也曾講究過來。他在京時候，常常聽見有人上廩折子請改試策論，也知這八股不久當廢。又兼他老友姚老先生以古文名家，受他熏陶涵育，自然把氣質漸漸的改化過來。所以，此時便想於此中搜羅幾個人才。當下先出一張告示，叫應試童生，於詩賦之外，准報各項名目，如算學、史論之類。無奈那些童生，見了不懂，到了臨期點名，只有龍山縣一個童生報了史論，永順縣一個童生報了筆算，其餘全是孝經論、性理論，連做詩賦的也寥寥無幾。柳知府點名進來，甚為失望，無奈將題目寫了，掛牌出去。

報筆算的居然敷衍完卷。考史論的那個童生，因見題目是《韓信論》，他雖帶了幾部《綱鑿易知錄》、《廿一史約編》之類，卻不知韓信是那一朝的人物，查來查去，總查不到。就求老師替他轉稟大人，說這個題目不知出處，請換一個容易些的。老師被他纏不過，先同監場的二爺商量。只見一個二爺，接過題目一瞧，說韓信這個名字很熟，好象那裡會過似的，歪著頭想了半天，說：「是了，你這位相公書沒有讀過，難道戲亦沒有瞧過嗎？《二進宮》楊大人唱的末了一句，什麼漢韓信命喪未央，可不是他嗎？他是漢朝人，如果不是，為什麼說是漢韓信呢？」

那二爺說到這裡，旁邊有他一個伙計，插嘴道：「老大！你別誇口，既然韓信是漢朝人，為什麼前頭還說他是登台拜將的三齊韓王呢？據我說，這韓信一定是齊國人。」回頭同那童生說：「相公！你別上他的當，你照我的話去做，一定不會錯。」

那曉得這個童生，自小生長外縣，沒有瞧過京戲，連他們說的什麼《二進宮》也不知道，仍舊摸不著頭腦。到底托了老師回了知府，重新出了一個《管仲論》，是《四書》上有的，不消再查《綱鑿》了。齊巧刻本文章上又有一篇成文，是管仲兩個字的題目，被那童生查著，把他喜歡的了不得。連忙改頭換面，將八股改做八段，高高興興騰了出來，把卷子交了進去。師爺打開一看，只是皺眉頭。柳知府問他做的怎麼樣？師爺說：「如果改做八股，倒還有些警句，現今改做史論，卻有許多話裝不上。」說著便把這本卷子送了過來說：「請太尊過目，再定去取吧。」柳知府看了一遍，覺著實在太難，心下躊躇道：這樣卷子怎麼好取？然而通場只有他一本，他雖做得不好，到底肚皮裡還有這史論兩個字，比著那些空疏無據的自覺好些。無論如何，此人不肯隨俗，尚要有好的心腸，總要算得一個有志之士。不如胡亂將他取了出來，叫別的童生看看，也可激勵他們的志氣，向史鑒上討論討論，也是好的。主意一定，便把那個考筆算的取了算學正取，這個做管仲論的取了史論次取，另外又取了幾本詩賦。發出案來，接著便是正場、初覆、二覆、三覆，不到半月，都已考完。

發出正案，跟手考試武童。第一場馬箭，是在演武廳考的。

第二場射箭，就在本府大堂校閱。因為人多，便立了三個靶子，一排三人同射，免得耽誤日期。是日，柳知府會同本城參府，剛剛升堂坐下，尚未開點，忽見把大門的帶進一個人來，喘吁吁跑的滿頭是汗，當堂跪下。那人自稱：「小的紀長春，是西門外頭的地保。今天早上，西門外高升店裡的店小二哥，跑到小的家裡來說，他店裡昨兒晚上來了三個外國人，還跟著幾個有辮子的。」知府道：「那一定是中國人了。」地保道：「不是中原人。如果是我們中原人，為什麼戴著外國帽子呢？」知府又問：「你瞧見了沒有？」地保道：「店小二來報，小的就去瞧了一瞧。外國人是有幾個，小的也不敢走進去，怕是驚了他們的駕，就趕到大人這裡來報信的。」知府問道：「他們來做什麼的呢？」地保道：「小的也問過店小二，店小二說，昨天晚上有一個有辮子的外國人，為了店小二父親不當心，打破他一個茶碗，那個有辮子的外國人就動了氣，立時把店小二的父親打了一頓，還揪住不放，說要拿他往衙門裡送。店小二是嚇的早躲了出來，不敢回去。」知府道：「混帳東西！我就知道你們不等到鬧出亂子來，也就躲著不來報了。打碎一個什麼碗？你知道，弄壞了外國人的東西，是要賠款的嗎？」地保就從懷裡掏出兩塊打碎的破磁盤子送了上去，說：「那碗是個白磁的，只怕磁器鋪裡去找還找的出。」知府取過來仔細端詳過一回，罵了一聲：「胡說！」說：「這是洋磁的，莫說磁器鋪裡沒有，就是專人到江西，也燒不到這樣。這事鬧大了！先把這混帳東西鎖了起來，回來再辦他！」地保聽了這話，連忙自己摘掉帽子，爬在地下磕響頭，嘴裡說：「大人恩典！大人超生！」知府也不理他，又問：「店小二呢？」地保回：「躲在小的家裡。」知府說：「原來你們是通同一氣的！」順手抓了一根火簽，派了一名差，叫立刻把店小二提到。差人奉命自去不題。知府便說：「今日有交涉大事，只好暫時停考，等外國人這一關過去，再行掛牌曉諭。」說著就要退堂。那些童生雖然不願意，無奈都有父兄

師保管束，也只發退了出去。這裡知府便讓參府到簽押房裡共商大事。參府說：「既然外國人到此，我們營裡應得派幾個兵前去彈壓閒人，以盡保護之責。」知府道：「老兄所見極是。」參府也不及吃茶，立刻辭了出來，坐轎而去。知府忙叫傳首縣，原來首縣正從府裡伺候武考，參堂以後，沒有他的事情，便即打道回衙。剛剛走到半路上，齊巧地保、伙計趕來送信，他便不回縣衙，立刻折回本府衙門，坐在官廳上等候知府。又叫請刑名韓師爺。跟師爺的小廝說：「不敲十二點鐘，是向例叫不醒的。」知府無奈，只得罷手。不消一刻，首縣進見，手本上來，知府趕忙叫請。首縣進來，請了安，歸了坐，知府便說：「西門外來了幾個外國人，老兄知道麼？」首縣說：「卑職也是剛剛得信，所以來回大人，請大人的示，該怎麼辦，還是理他的好，還是不理他的好？橫豎他們到這裡也沒有到大人這裡來拜過。」知府道：「現在亂子都鬧了出來了，你不理他，他也要找你了。」首縣忙問什麼亂子。

知府說：「難道你不還不知道？」便把地保所稟，店小二的父親打碎了他們一個碗，被他揪住不放，還要往衙門裡送的話說了一遍。首縣聽了，呆了半天不能言語。知府道：「你們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的，不知道里頭的情形。兄弟在京裡的時候，那些大老先生們，一個個見了外國人還了得！他來是便衣短打，我們這邊一個個都是袍褂朝珠。無論他們那邊是個做手藝的，我們這些大人們，總是同他並起並坐。論理呢，照那中庸上說的，柔遠人原該如此。況且他們來的是客，你我有地主之誼，書上還說送往迎來，這是一點不錯的。現在裡頭很講究這個工夫，以後外國人來的多了，才顯得我們中國柔遠的效驗咧。依兄弟愚見，我們此刻先去拜他，跟手送兩桌燕菜酒席過去，再派幾個人替他們招呼招呼，一來盡了我們的東道之情，二來店家弄壞了他的東西，他見我們地方官以禮相待，就是有點需索，便也不好十分需索，能夠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等到出了界，卸了我們干係，那怕他半路上被強盜宰了呢？」首縣道：「大人明見，卑職就跟了大人一塊兒去。」知府說：「很好。但是一件，我們沒有一個會說洋話的怎麼好？」首縣說：「卑職衙門裡的西席老夫子，有個姓張的，從前在省城裡什麼學堂裡讀過三個月英文的，現在請他教卑職的兩個兒子讀洋書。」知府說：「原來世兄學習洋文，這是現在第一件經世有用之學，將來未可限量，可喜可敬。」立刻叫跟班拿名片去請縣裡張師爺。

停了一會了，張師爺穿了袍褂，坐轎來了。知府接著，十分器重，說了些仰慕的話。張師爺也高興的了不得。三人會齊，立刻鳴鑼開道，齊奔西門外高升店而來。有分教：太尊媚外，永順縣察看礦苗；童子成軍，明倫堂大抒公憤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